

憶同之年十三

(上圖為本文作者朱秀榮博士早年的照相)



三十二年之回憶（一）朱秀榮

再興學校與我

昔年童稚今成茂才

民國六十七年七月，主持再興學校廿九屆畢業典禮回來，心裏一直很不平靜。無窮的感慨，加上跟着年歲衰退的健康，使我不斷的自問，獻身教育，爲再興學校奮鬥了卅年，是不是該休息的時候到了？是不是該把我和許多同理想、同志趣的人共同以愛心、耐心培植、灌溉的再興學校，交給國家、社會去繼續發展？

三十年，在人生的旅途中，也可以說是一段漫長的歲月了。但專注在再興的開創、發展之中，

中第二屆畢業的校友鎮乾常出現在我的面前。

乾常是從美國回來參加國家建設會議的，他

一下飛機，就抱着一袋蘋果，帶着旅途一天一夜沒有合眼的疲憊，趕着到我家來，他沒有時間坐

下細談，只告訴我爲了怕蘋果放著會不新鮮，所

以同國第一件事就是趕來母校找他的老校長。他

說：「校長，我好累，要回家洗個澡，睡一覺」

，到畢業離去的情景，是多麼令人難忘。生命的成長原本就是最令人感動的事，我能以三十年的歲月來協助無數孩子們學習快樂的成長，從一片空白，變成一張張蘊育着青葱生命的藍圖，爲國家灌注新的動力，即使卅年的歷程中，曾面對無數的阻撓，會嚥下難以數點的委曲，但爲了下一代

。看着他匆匆離去的身影，捏着代表他一番心意的蘋果，我禁不住熱淚盈眶。

和鎮乾常同樣應邀出席國建會的，還有另一個校友邢承中，他是小學第一屆畢業的，我在電視上看到了他，因爲他是得到國際一份榮譽，學

而有成的校友，知道他十分忙碌，不可能抽空回來探望母校，沒想到他在臨行前一天，竟帶着妻子、孩子，全家來到了木柵校區，而且關切的在校園、校舍中留連不已。

這兩個已經成家立業的傑出孩子的出現，使我對卅年經歷的感慨頓然減低；使我滿懷矛盾的情緒稍自平靜。我領悟到過去這卅年寶貴的光陰並沒有完全白費，我的一切奉獻，在百年樹人

的大業中，也許只是一些點滴，一些短短的剎那

，但是許許多多在再興成長的青年中，只要能有

走路、說話不久的孩子們，邁進再興校園時的模樣，以及他們一天天在我眼前長大、懂事、成熟

，三十年，在人生的旅途中，也可以說是一段漫長的歲月了。但專注在再興的開創、發展之中，三十年光陰竟轉眼過去。回想消失的歲月，許多稚幼天真的面孔，立即浮現在眼前，那些剛學會走路、說話不久的孩子們，邁進再興校園時的模樣，以及他們一天天在我眼前長大、懂事、成熟

，但是許許多多在再興成長的青年中，只要能有

百分、千分之一能有成就，能對社會、國家有所貢獻，就是我無法衡量的收穫，就應該感到滿足和歡欣。

卅年來，我心心念念的，只有再興學校。卅年算不了什麼，我却要自己為再興奮鬥的點點滴滴寫下來，也許會有跟我一樣獻身教育的同道，在遭遇挫折時如果知道我所經歷過的一切，也許能得到一些鼓勵和借鏡。

從復興到再興之間

回想「再興」的誕生，應該追述到光復初期，我隨先夫剛到臺灣來的那段時光。那時候臺灣剛回到祖國的懷抱，烽火的氣息剛剛消退，社會建設還在著手的階段，年輕的我滿懷熱情，要為國家有所貢獻。因為自己學的是教育，學以致用，應當投身教育事業；因為曾在南京琅琊幼稚園



本文作者朱秀榮博士（中）應邀訪美在台北機場與再興學校董事長何宜武（左）及夫人（右）合影。

有過辦理幼稚教育的經驗，而決定從幼稚教育着手，於是在民國卅五年創辦了「復興幼稚園」，也是臺灣光復後第一個正式立案的幼稚園。

可是復興幼稚園設立不久，先夫服務的行政長官公署改組，工作他調。我在舉家離臺前，為了讓復興幼稚園在我離開後，仍然能繼續發展，決定將復興送交鄭毓秀博士——當時省主席魏伯聰（道明）先生的夫人主持。

難以逆料的，是短短的兩年之後，大陸竟淪入赤禍中，政府決定遷來臺灣。為了逃離魔掌，我獨自攜兒帶女，步行了四十天之久，途中不幸六歲幼女受不了饑寒交迫，以及風霜之苦，中途夭亡，雖然翻山過海，又來到了臺灣。但是心底確消失不了喪女的創傷。

飽經離亂之後的人，更覺得強國富民的迫切。而在一個教育工作者的心目中，總認為國家的興衰，從長遠看，唯有教育才是一個基本的因素，因此我再一次決定投身教育，而且從基本的學前教育幼稚園開始。我為新創的幼稚園取名「再興」，用以紀念親友家人的劫後再聚，也代表企盼國家早日的復興。

再興幼稚園在民國三十八年十二月成立。

屈指算來，從帶領第一班幼稚園小朋友行開學禮的那天起，到今天足足有卅個年頭了。再興也從兩班小朋友開始，發展成了一所包括完全中學、小學和幼稚園的一貫系統的學校。在它發展過程中，我深深體會到「創業維艱，守成不易」，對一個白手起家的人來說，這兩句話更給我一種不同的感受。

感念黃朝琴顧正秋

真的，創辦再興幼稚園的時候，我只有空空的一雙手，和赤誠的一顆心。我的心裏裝滿的是理想和勇氣。但是我比別人更幸運的，是擁有一份看不見量不出的財富——友誼。是友誼支撐我勇往直前的信心，也是友誼助我一次次的度過艱難的逆境，才有今天的再興。

開創再興幼稚園，第一要有園址，這是很現實的條件。沒有足夠的資金，如何能够解決籌辦期間不斷迎面而來的現實問題？這時，已故的黃朝琴先生，第一個為再興伸出友誼的手，是他出面做保，華南、第一、彰化三家商業銀行同意了聯合貸款三萬元，再興才有了和平東路一段上的一座小木屋，開始招生開學。

貸款是要償還的，而且期限只有三個月。

那時候依我心中籌算，只要分毫不浪費，自己也和幾位老師一樣，共同帶領小朋友上課，理想必定能逐步實現。但是一個幼稚園在草創時期，必然有許多事要對外接洽。我一方面上課，一方面忙着各處接頭，不時感到心力交瘁，幸有園裏那許多天真的笑臉，和他們日益煥發的神采，使我感到快樂與滿足，也給我鼓勵和振奮。

可是誰知道三個月竟是如此的短促呵！償還貸款的日子竟這樣快速的逼到眼前。正在焦急苦惱之中，再興又一次得到了友誼的幫助。現任監察委員的李綏女士很了解我的處境，她認識剛由大陸來臺的顧正秋女士，並且把再興的現況和我們辦學的信念都告訴了顧女士，沒想到，她竟同

意率領着顧劇團，為再興募款，而做三天義演。

那時，顧正秋正當令菊壇，是最傑出的年輕名伶，她的三天義演，吸引了許許多多愛好平劇的觀眾，演出情況的熱烈，真是出人意料之外的好。她的義演，不但解決了我們償還貸款的難題，而且還幫助我們增添了兩間教室，我清楚的記得，那是綠班和黃班小朋友的教室。

這已是三十年前的往事了，顧女士早已息影



本文作者（左）早年與再興傑出校友邢承中博士（右）合影。

，卻是一段感人的往事。

幼稚園成立快一年了，雖然我們常常沒有足夠的經費可以添置設備；雖然大家都不能支取較高合理的薪金，雖然上課之餘，大家還得分擔額外的勞動。可是我們工作得很起勁，因為我們年輕，有理想，有信心，不相信天下真有難得倒我們的事，只要我們的理想是正確的。

是一個週末的下午，小朋友們都回家了，下半天沒有園兒上課，可是老師們反而比平時更辛苦，我們——我和五位老師鍾綏恩、施慧心、秦嘉迺、馬宏芬、徐冰軒，還有一位職員楊白茜——大家趁沒有課的空檔，正捲起袖子，忙着洗地、擦窗子、抹桌椅，做每週一次的大掃除。誰也沒注意有位先生從敞開的大門走了進來。他默默的朝我們這些忙碌的人看了一陣，然後自我介紹說，他在電信局當課長，姓王。

事隔這麼多年，我依然記得這位王先生當時對我說的話：

「我知道你們這裏是一所幼稚園，可是我一直查不出你們的電話號碼，一個學校沒有電話怎麼行呢？」

那時候教育單位可以申請裝電話，安裝費只有一般用戶的半價。但是這半價的數目，也不是我們所能負擔的。對於王先生要為再興幫忙的好意，也只有心領的份。

過了幾天，有人來裝電話了。號碼是「二二三〇四」，這一架電話不知省了我們多少時間和力氣，從此可以和孩子們的家長聯絡，也在學校事務方面減少了許多不便。可是，那半價的安裝

費始終沒有人來收取，王先生也沒有再到學校來過，使我們到今天也不知道他的大名，但是他那份自動協助教育工作的熱忱，是我們二十多年來始終不敢或忘的。

所以這一架具有特殊意義的電話一直留在再興，盡管學校擴展到小學、初中、高中期間，申請增加了好幾架電話，「二二三〇四」依然守在幼稚園裏，唯一的改變，是在電信局擴展業務下，電話號碼已從五位數變成了七位數，這架原屬「二」字頭的電話號碼，也跟着換上「三二一」的區號。那個用了廿多年的「二二三〇四」電話機，早已失去了光澤，但在我眼裏，它永遠和第一天安裝時一樣光亮。我每次拿起話機要撥號時，也總禁不住想起那位高瘦的王先生。他的好意給予再興無法衡量的溫暖和鼓勵。

再興幼稚園在突破了創校的各種困難之後，順利的度過了第一年。

這一年裏給我印象最深刻的，是父母對子女企盼的那種殷切之情。天下沒有那個父母不摯愛自己的孩子，沒有那個父母不希望孩子出人頭地、成龍成鳳的。但是由於表現的方式不同，對子女的效果和反應也有所不同。使我感慨良多。以後，二、三十年裏，我不斷和家長與孩子們接觸，許多父母的憂愁、淚眼，以及孩子的哭喊或木訥的表情，竟成了我生活中揮之不去的部份了。

幼稚教育是學前教育，是正式受教育的準備，可以視為一個人一生最基礎的訓練，這中家庭和幼稚園幾乎佔了同樣主要的成份。孩子們在

家中在父母的照顧保護中，是一片天真無邪的純真，進幼稚園，才能在不知不覺間體會到家人之外，最簡單的人際關係，在心理上作將來團體生活適當準備。

從這種觀念出發，我覺得除了不適宜學習團體生活的特殊兒童之外，所有的孩子都有權進入幼稚園。因此凡是來再興申請入學的，我們總是樂於接收，而且盡心盡力的教導。這原是我們的本份，卻沒料到會得到家長們那樣的讚許，反而爲再興帶來了困擾。

記得就在第二個學年開學之前，申請入學的人數出乎意料的多，使我們有限的幾間教室簡直無法容納，在不得不的情况下，只好採取一頂側門

驗來作公平淘汰。決定這樣做以後，我卻感到很不安，尤其眼看着一些四、五歲的孩子，面對着測驗老師時，那種無措愕然的樣子，真恨不得再與幼稚園有足够的教室、老師，讓所有想來的孩子都能得到入園的機會，而不必接受一次這樣的測驗。可是現實卻不許可我照理想、照理論去實行。

在一個剛獻身教育工作不久，又滿懷熱情與理想的年輕人來說，這種遭遇現實挫折的打擊是難以承受的。

入園孩子形形色色

幼稚園的入園測驗，雖然被很多人詬病爲「考試」，實際上跟考試有很大的距離。孩子們在老師面前回答的問題，全是些最淺顯，最基本的日常生活經驗。只是對於很少與陌生人接觸的幼

童，仍然不是適合的辦法，但是除此之外又能找到什麼更好的辦法呢。

因此，每學年開始，舉行測驗的日子，也是我心情最難平靜的日子。

參加測驗的兒童，每個人的表現幾乎都不一樣，有的拉着母親的衣角不放，有的滿臉驚慌，有的不停的抽泣，有的乾脆大哭大鬧，當然也有落落大方，安靜地回答的。在這些各式各樣不同的表現中，我悟出了一個道理——家庭教育有多麼重要！父母的身教，只不過短短的三、四年，竟如此的影響了孩子的舉止。

來參加幼稚園測驗的兒童，因為年紀小，都

當然還有第四類，他們比較懂得孩子的心理，態度溫和而堅定，對孩子採慢慢開導、講解的方式，不過這一類父母常常被淹沒在滿園哭鬧嘈雜之中，較少引人注意。

如今幼稚園的入學，已不再舉行測驗，當年這些令人感慨的事，回想起來常令人啞然失笑。不過可嘆的是測驗雖已取消，我原該獲得的内心

幼稚教育是接受國民教育之前的準備教育，既有小學和幼稚園一貫的學校，園兒在結業後，如能直升到小學部去，可以使一個孩子能接受到平安，但卻又被另一種不安所抵消。

貫徹、獨特的教育精神，是值得鼓勵的，可惜從採取抽籤方式入學之後，已經被否決了。我清楚的記得，自民國六十五年度開始，私立幼稚園收取園生的辦法，奉教育部的命令，改採取抽籤方式，凡是中籤的幼童，才可以入學。這應列為中外教育史的一大創舉。這個辦法究竟是不是比舉行測驗更好，只有讓所有有識之士，目睹現場實況，才能找到答案。

既是從事教育工作，奉公守法當然是第一個要緊的原則，那年第一次奉命辦理抽籤入學，再

只有遵照指示在幼稚園教室及小學教室中公開抽籤，中籤的家長當然欣喜雀躍，像中了愛國獎券一樣，沒中籤的家長，垂頭喪氣或來跟學校哭

求，我們當然是愛莫能助。事後聽傳說也有學校和家長合作控制抽籤的，也有做假籤的，傳說紛紜，不知是否確實。

再興爲了避免無謂的糾紛，抽籤時請市府派來的督學主持。盡量不予插手，因而反可以有閒情做一個冷靜的旁觀者，聽聽家長們的反應，其中最令我如梗在喉的，是下面一些對話：

「都是你，什麼都可以省，拜菩薩怎麼可以省！幾個蘋果也捨不得買，用香瓜代替，好吧！你沒有誠心，小寶所以抽不中！」

「叫你跟我去燒香，偏不肯，小玲不中籤，是菩薩處罰你！」

「我本不信燒香拜佛的，不懂閩南話，幸好鄰居熱心，拉我去，還爲我當翻譯，算是神仙聽

「我許的心願，老公中了籤，我一定去還這個願。」

「孩子只怪你昨天不肯乖乖喝掉那碗香灰水，我就知道你今天運氣不會好的」。

「……」

教育有破除迷信的使命。但在抽籤入學的辦法下，竟有許多幼童在還沒有接觸到受教育環境之前，就先被迷信所困惑了。的確，抽籤全靠運氣，這太容易讓人聯想起神廟裏的抽籤，且看成方面會有什麼影響，是不難想像的。（未完）

何況現在除私立幼稚園之外，小學、初中也是靠碰運氣，以抽籤入學的，這對孩子們的心理

相仿相似的事了。這不僅令人感慨，甚至令人禁不住要悲哀了。

中外文庫 之三十二 華美心聲 傅岩教授著 定價台幣伍拾元

「華美心聲」一書，係立法委員、名教授傅岩女士精心傑作，她成功的、深入的研究了中美兩國的社會形態，家庭生活，青年問題及兒童保健等諸項目，作精闢獨到的評論，適合各階層人士研讀，要目有雪泥鴻爪晚晴天、美國政治社會鱗爪、美國社會與青年、美國式的婚嫁、美國人的家庭生活、美國兒童的教養、美國家庭的觀察、幫助女子成婚、沒有婦女立足之地嗎？談婦女運動、中國婦女政策與兒童保育、中國婦女總動員、中國婦女對反攻工作之準備、婦女的新生活與新道德、婦女人格訓練的重要、如何使兒童精神健康、兒童青春期所生問題之處理、兒童呼聲—女性天然優於男性、如何防止肥胖等佳作，篇篇精采。吳延環、賴景瑚序。定價台幣50元劃撥一四〇四四號中外誌雜社。

再興學校三十週年校慶，再興校友台大教授辜懷羣（左三）交大教授盧志遠（左二）向本文作者（右二）獻花。

